

苏晨

中篇散文集

SUCHEN 苏晨◎著

ZHONGPIAN SANWENJI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2267
2011127

苏晨

中篇散文集

SUCHEN 苏晨◎著

ZHONGPIAN SANWENJI



广东省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晨中篇散文集 / 苏晨著.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405-4449-2

I. ①苏… II. ①苏…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6387号

出 版 人: 陈锐军
责任编辑: 王小斌 招海萍
封面设计: 黎国泰
责任技编: 王建慧

苏晨中篇散文集
苏 晨 著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教育厅教育印刷厂
规 格: 787mm × 1092mm
开 本: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5-4449-2
定 价: 2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3749

题记

这不是一篇序言，只是一则事务性的《题记》。就像开片“苏房铺子”，里面都有一些什么货色？得在门口贴一张纸头，标示出来让人家预先了解一下情况，以便考虑有没有必要进屋瞧一瞧。既然是这样一种《题记》而已，所以没有对书中文章的议论，不过是交代一下书中所收7篇中篇散文的来龙去脉。

20世纪的1950年尾、1951年头，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战士生活》杂志社任编辑组长的时候，曾经奉命到朝鲜战争前线做过几个月的战地记者，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采访第3次、第4次战役。在奇冷的严冬中，体验了夜晚行军白天采访的艰苦采访。后来身体出了毛病，回国“半坐卧位”，吃“半流食”，住了5个多月医院。估计可以要求出院的时候，我推着“学行车”努力学习走路，很快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医院答应给我出院，但是建议我所在单位让我离开文字工作一段时间。当时正逢台湾的蒋介石放话要夺回海南岛，于是经我要求，我去驻海南岛的一支野战部队，出任一个甲种编制的步兵营任政治教导员，很希望能再有机会打一仗。后来美国总统杜鲁门不同意蒋介石的打算，这一仗没有打成。我还做过一任海南军区兼第43军机关报《海南前线》报的副总编辑，因而有机会写过一些关于海岛生活的散文。

书中的第一篇是中篇散文（我按惯例把篇幅3万字、不到13万字视为中篇）《第一次主婚》，最先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的《作品》杂志上，因为《作品》有过一次“我的第一次”征文。发表的时候只有5000字左右。两位朋友看后来信，一位是已故原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建楚，一位是已故著名诗人、花城出版社原总编辑李士非，他们建议我把《第一次主婚》改成电视剧。我分别复信说，我不会写电视剧，我还以为《第一次主婚》的内容，大概

也还只能合他们这一辈人的口味,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二八(指28岁)七(指7年军龄)团(指团级干部)”的限制,婚前性行为,“奉子结婚”蛮“时尚”,骂我们“老土”算客气。我只说,有机会我可改成一篇30000多字的中篇散文。这便是本书首篇《第一次主婚》的由来。

书中的第二篇是《五指山杀蟒》,也是稍后在《作品》杂志上发表。所写和《第一次主婚》是前前后后的事,本来我光是在海南岛也有不少有趣的“第一次”,但是征文投稿限两篇。朋友们看了《五指山杀蟒》,也蛮喜欢,所以我也一并改写成中篇收入本书。

在海南岛的一段野战部队生活很是有滋有味,相当的多姿多彩,有许多东西可以写。如那时候我们没有营房,连队以班甚至半个班为单位挤住在老百姓家里,军民关系生动、活泼,感人的事情太多。过年过节,全国各地的男女老少纷纷给第一线部队写来慰问信,寄来慰问品,礼轻义重。军邮员用红纸裱了装慰问信的邮箱,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衣送到营地,我们整齐军容列队像接受高级大首长检阅似的立正向邮箱行目迎目送的注目礼,许多官兵眼圈儿红红。上级规定对慰问信每信必复。于是又有多少美好的故事形成。我发表过《书里的蓝道道》、《远去的列车》等,就是复信引出的故事……俱往矣,一些美丽的回忆如今已如“天方夜谭”,哀哉!

书中的第三篇是《又到海南岛》,是海南岛建省的时候,已故的海南省首任省长梁湘同志找我谈话,欢迎我去海南岛工作。他是很受尊敬的中国最有成就的最大经济特区深圳最主要的真正的“开荒牛”之一。因为某种原因,离开了深圳的最主要的真正的“开荒牛”的位置。梁湘在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就曾经向中共广东省委商调我,没有成事。这一次我“聊发少年狂”,心有活动。后来好朋友劝说:“算了吧,你去吃两年方便面,就该离休了,何苦来!”不过我还是私下里又到海南岛看了看,还写有30000多字的一篇《又到海南岛》,分段连载于《海南日报》副刊。

书中的第四篇《爱国者连横》,我是试着写的,因为连横是当时国民党副主席连战的爷爷。最初是写几千字,在《厦门日报》副刊《海燕》上发表,因为见厦门的“郑成功纪念馆”,在整面墙上用大字写着连战的语录,我才敢下笔。后来改写成万把字,再在广东省政协的杂志《共鸣》上试试,他们也发表了。后来连战成为国民党荣誉主席,一再访问大陆,和中央首长握手言欢,连战还以他爷爷连横的《台湾通史》作礼物送礼,我便进一步写了本书的这一篇30000多字的《爱国者连横》,我对这一位可敬的爱国者颇敬重。

书中的第五篇是《北越行脚》,第六篇是《匆过柬埔寨》,是我古稀之年以后两次出国旅游的“游记”,不过它们绝不是淡而无味的“游记”,只是有些见

闻我还不讲而已。北越之行,是在深圳参加北京一个研究院一次研究员会议,会议组织了越南北方之行。《北越行脚》曾以《越北四日记》为题刊于《黄河》杂志。柬埔寨和越南之行,我实际上写了两篇各30 000多字的文章,一篇是《吴哥二日记》,一篇是《从金边到西贡》,刊于《时代文艺》杂志。《勿过柬埔寨》是适当删短前一篇、删除后一篇全部越南南方内容,然后适当合二为一而成。

书中最后一篇是《高丽诗话小札》,是我在1992年年尾中韩建交之际,应韩国外交部属下国际交流财团之邀访韩3个月,两个月时因故提前归国,匆匆出版《访韩纪事》一书之后,感到言犹未尽,另写过的几十篇相关作品,“小札”是之一,曾连载于《诗词》报。本来还计划写一篇《朝鲜诗话小札》(指500年李氏朝鲜),后来迟迟没有动笔。

还有,我更喜欢的一篇中篇散文因某种原因被删去了。相信必是有其道理。我还能说什么呢……

苏晨

2010.10.29

第一次主婚

目 录

题记.....	1
第一次主婚.....	1
五指山杀蟒.....	27
又到海南岛.....	47
爱国者连横.....	85
北越行脚.....	113
勿过柬埔寨.....	143
高丽诗话小札.....	163

20世纪的最后10年，1993年冬，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部《战士生活》杂志担任编辑组长的时候，曾经奉命到黔东南前线做过几个月的战地记者。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次、第4次进藏，在修路的严冬里，体验了夜晚行军白天藏身的艰苦采访，后来身体出了毛病，被请“半休半年”，吃“半流食”，住了5个多月医院。治疗可以要求出院的时候，我抱着“半行半走”努力学习走路，很快就像个正常人一样。在医院一呆就是下，医院领导给我出院，但是建议我在单位让我离开文字工作一段时间。当时正值台湾的蒋介石放话要访问海南岛，于是经我要求，我去海南岛当了一期战地记者，担任一个甲种编制的步兵营任政治教导员，很期望能再中机会打一仗。后来美国总统杜鲁门不同意蒋介石的打算，这一仗没有打成。在海南岛一位海南军区政委第43军机关报《海南前线》做的副刊编辑，编辑有战地记者一稿关于海岛生活的散文。

书作的第一篇是台湾散文《我初婚何记》篇幅3万字，不到10万字就为《战士生活》《第一次主婚》，最先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的《作品》杂志上。因为《作品》有过一次“我的第一次”征文，发表的时候只有3位作者来稿，两位朋友看后来例，一位是已故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瑞建，一位是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士奇，他们两位我的《第一次主婚》在《战士生活》发表，我分到北京出版，我不全写我初婚，我初婚的《第一次主婚》的初稿，出版



第一次主婚

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的机关刊物叫《作品》，取名直白，反倒俏皮，让人感到新鲜。《作品》本来是大32开本，后来改成16开本，再后来又改成大32开本（现在是大16开本），这时候设立有一个新栏目，叫《我的第一次》，来信向我约稿。

我写了一篇《主婚》，发表在1992年4月号上。

17年后，2009年5月的一天，翻出来看看，觉得不如意，有心推倒重来，这也与有老战友相约，老来回头各写一些军旅生活的作品，合出一本《N个老兵的昨天》有关。

细想一想，一个人，从呱呱坠地起，少年代替了童年，青年代替了少年，中年代替了青年，壮年代替了中年，老年又代替了壮年，接着一天天过去，直到转化为“无”。人的一生，少不了会有很多个难忘的“第一次”。那么，究竟是否重写《主婚》？还得再想想。

我坐在书房里，沉吟着，两只手肘支在桌面上，双手捂着脸，想了好久。试着把好几个可以写成文章的“第一次”在头脑里陆续摆出来，反复掂量着，相互比较着，还是觉得不如重写《主婚》开个头，比较方便，可以写得放开一些，也争取写得深一些。

当时的海南岛局势

说起来有点儿像开玩笑，当时我还连真正称得上“恋爱”的“恋爱”是什么滋味，都没尝过，却要给人家当主婚人！这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办法的事儿。

我本来想推给营长做这一次的主婚人，装作万分恳切地对他说：“营长，你是一营之长，你的兵结婚，这一次的主婚人，理应由你来做。”

营长“腾”地从座位上跳到厅堂中央，拉出一个武功架势，瞪起两眼，撇着他那山东腔调的普通话不屑地说：“他不是你的兵？只是我的兵？你可别耍赖，那是政治工作，你做教导员的本分。”

他怕我再啰嗦他，干脆找一个借口走开。

营长是一位战斗英雄，作战非常勇敢。解放海南岛作战，在陵水，他带领部队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小休，兼烧开水，吃干粮，顺便让大家脱了衣服拢火烤烤干。突然，大队敌人包围上来。他指挥部队光着屁股把敌人打垮，成为海南岛作战的一个外人不知道的笑料：“光屁股大战群敌”。可是他也是一个长年混在男人堆里长大的处男，和我一样害有“通病”。

我又想把做这一次主婚人的差事推给营参谋长，找一个没有多大说服力的理由煞有介事似的对参谋长说：“喂，显然应该是由你参谋长来做这一次的主

婚人，这是队列上的事，你责无旁贷。”

参谋长撇着他那江苏腔调的普通话赖皮地说：“是么？这事儿写在《队列条令》的哪一条？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教导员，营长和我通过气，你别想花言巧语赖掉，没有用！”

参谋长说着，也故意摇摆上身走开了。

参谋长有两大“特异功能”，我这辈子也望尘莫及。他的一大“特异功能”，是夜间判断方位，无论走到哪里，他判断方位和指南针一样准；另一大“特异功能”，是射击百发百中。我每一次射击出丑，都是由他代遮掩。

他会非常正经地说：“你们别笑，教导员‘四眼’，他那眼镜配得不合度数……”

副教导员请准探亲假回黑龙江老家探望他病危的老母亲，不在营里。其实在又怎么样？我们四个人，两对处男，按常理，谁也不适合干这档子差事。

那年我刚20岁出头，在参加解放海南岛作战后继续驻守在海南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一个甲种编制步兵营任政治教导员。这仍然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男子汉世界！甲种编制的步兵营，营设立司令部，有参谋长，两位参谋，一位书记，营参谋长直接领导营部通讯排、后勤排、卫生排、运输排。全营6个连：4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总人数1080人的一个营，编制上硬是全收热血男儿，一个女性不收。我这个政治教导员，也还处在如果单独邂逅大姑娘、小媳妇，必是浑身上下感到不自在的阶段……

不过说到这儿，想来想去还是得暂且打住，得另寻一个开篇。即是说，要讲清楚这个故事，还急不得，可能还是得从当时海南岛的军事形势说起，会更妥当一些。

说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海南岛军事形势，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挺平静，其实一点儿也不平静。

若说这时候海南岛的军事形势好像挺平静，确实表面上也有点儿像那么回事。如参加解放海南岛作战的第40军、第43军两个军，第40军被调离海南岛，调到东北去，岛上的野战部队减少一半。海南岛的邓华司令员也被调到东北。留在海南岛上的第43军，按照新的国防军编制进行了整编，改换苏联武器装备，部队的营房建设也开始启动。整编、换装以后，部队的作战能力有了提高，如以我们营为例，营这个部队组成的最高分队，就已经变得人多武器棒，威风凛凛，今非昔比。编制上有80匹军马配备，营级干部有“单套行李车”，壮观则壮观矣；但是在海南岛，在华南水网地带，怎么同于在俄罗斯大草原？行动起来说不定麻烦会多过作用。多亏先弄了一些四川马来，不能适应；蒙古马在海南岛较久，也会逐渐龙腾虎跃不起来。大概既然还是军马的科学研究课

题，也就暂时没有悉数配齐。可是这是苏联专家参加制定的编制。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有话：“苏联专家的意见就是命令！”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何况那时候还是学习“老大哥”“一边倒”的时候，谁敢出头议论？好在这些事一般外人也看不懂。团以上部队的情况更是可观，随便举一个例子，如：师在编制上有了火力强大的炮兵团，还有了高射炮部队；军在编制上有了坦克团，还有了防化兵部队。人多武器棒，的确军威大振。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老百姓眼里，还是一个军不比两个军。也可能以为海南岛太平平，大概不需要再有两个军的驻军。

若说海南岛的军事形势其实并不平静，那是因为当时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悍然发动了朝鲜半岛的战争，正在发起对朝鲜人民军的攻势作战，快速向中国的东北边界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以及属下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等被从各地调回东北，名为组建以邓华为司令员的东北边防军，实则待到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出国抗美援朝作战命令下达，东北边防军就挥师属下各军和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变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指挥，邓华为副司令员，全军向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发起迎头痛击。

而此刻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正阴谋要趁机把海南岛夺回去。所以继任海南军区司令员的吴克华一到任，就向所有海南岛驻军斩钉截铁地宣布：

“我的作战方针是寸土不让！”

我们都知道，这位1948年的41军军长，在辽沈战役中指挥那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非常著名的辽西塔山阻击战，那是怎么一个打法。由此我们当然也就明白，保卫海南岛“寸土不让”，必然也就是1948年塔山阻击战的“海南岛版”。

朱老总上岛来视察

俗话说：“一个师傅一个令。”在军队里，更是“草随风，兵随将”。新任司令员的作战方针是“寸土不让”，部队重归于紧张的军事训练。

前一段比较自在的时光倏忽过去，在指战员们的内心深处不能不说一时还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儿暗暗的留恋。那时海南岛遭受强台风袭击，灾害相当惨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到海南岛慰问海南人民。

说到那场台风，刮得也真够厉害！靠近台风中心，连水牛也被刮上天。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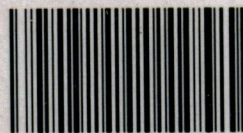
们团后勤处有几十桶汽油从海路运到我们营驻地附近的一处海滩，卸下船，还要搬上一道高坡，才是汽车可以开到的地方，才能把汽油装上汽车并运走。台风一来，可帮了个大忙：几十桶汽油全被刮上高坡，那条船也被刮上海边一座山岗，拦腰摔断。在我们营部附近住家的一位老太太，听说要刮台风，去她孙子的一个小朋友家，接她孙子回家避风。路上遇到台风的“前奏”，这一老一小也被刮倒在地。老人双手紧紧扣住一棵椰子树的树根，让孙子紧紧拉住她的双脚，伏在地上等待台风过去。老太太和小孙子久没回到家里，担心大事不好的母亲找到营司令部求救。营参谋长听说后，亲自和几个通讯员一起，头戴钢盔，以防通过椰林的时候被风刮掉的椰子砸伤；同拉着一根保护绳，以防单个人行动万一被台风刮走。这才齐心协力，先把一老一少找到，背到营部，又送回他们家。最让人惨不忍睹的，是那些已经成熟、正待收割的大片稻田。稻子被台风刮落干净，比打谷机打的还干净。被台风刮落水田中的稻谷，泡在水中发芽，全变成了废物！

朱老总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给了海南岛人民具体的帮助。这儿不多谈。

当然，朱老总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也一定不会不看望他的部队。老人家注意到，登上海南岛不久的东北部队战士，一时还处在不服海南岛水土的阶段，难以适应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于是果断地指示：驻海南岛部队可以暂停每天下午的原定操课，改为学习游泳；对海岛部队来说，这也是一种可以增强战斗力的军事训练。他还要求让战士们趁机想想办法，自己动手改善生活，强壮体力，以利执行新的任务。

部队在这一段时间里，实在是得到了朱老总这一指示的极大恩惠。下午游泳，不但可以顺带把上午冒雨在野外进行军事训练弄得泥猴似的一身，洗得干干净净像个样儿。打道回府之前，还可以在入海小河的上游临时筑起一道坝，使近海的一段小河河水流干，这时候翻开河床上那些大石头，就有活蹦乱跳成堆的大虾！战士们七手八脚把这些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大虾装进桶里，抬回驻地，交给炊事班，晚饭就有管够吃的超级海鲜加菜。

当时部队还没有自己的营房，以班为单位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一天天弄得泥猴似的，尽管房东们见惯不怪，自己也会为老是以这种“军容”见房东感到不自在。待到一变而为干干净净，见了房东那就胸脯也会自然挺得更直。副食品供应的改善，带来了部队身体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前副食品是黑龙江的马铃薯、山东的大葱、湖南的冬瓜和辣椒“挂帅”，能搭配到几小块猪、牛、羊肉就算“阿弥陀佛”。下午游泳那段时间可不得了，记得有一次，我按一餐吃的食品应有的尺寸，比量比量自己的胃，真弄不清自己的胃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容量：一餐可以吃4个大馒头，两海碗虾！许是每天至少得下几个连走走，



01833235

上架建议：文学类

ISBN 978-7-5405-4449-2



9 787540 544492 >

定价：25.00元